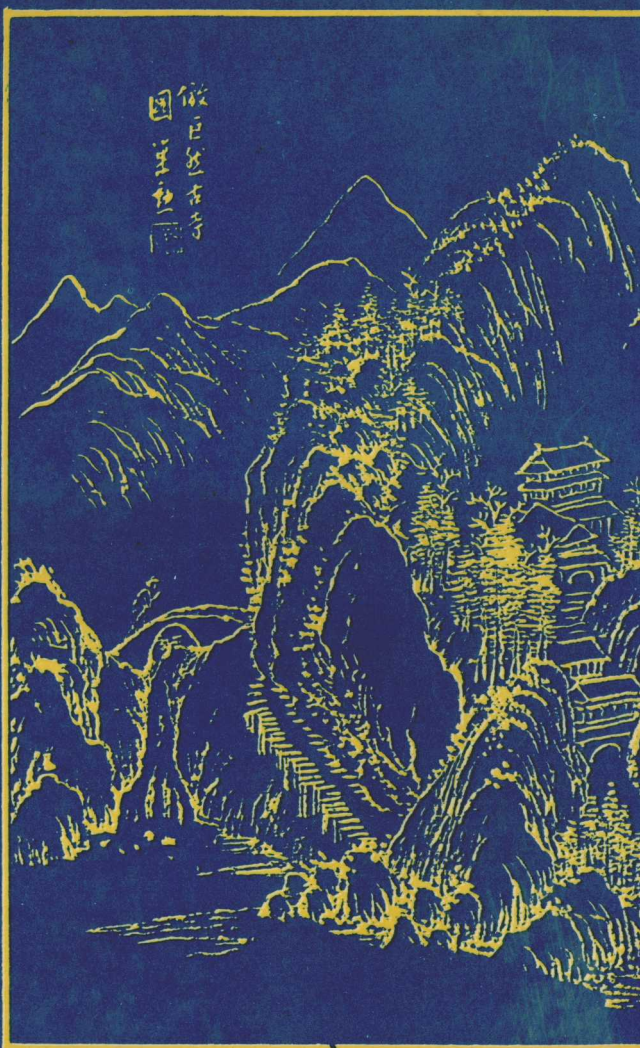


乙 普陀山志



69402

样本书

普陀洛迦新志

民国·王亨彦

耀陰師端
圖書館藏
書庫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200694025



S0200

普 陀 山 志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发行

(扬州市凤凰桥街)

金坛市精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411-1410 定价:40.00元

SGBH 7-60101-154-2/K·1

普陀洛迦新志

普陀洛迦新志，十二卷首一卷。民国王亨彦辑。原书为民国二十年（1931）苏州弘化社铅排本，线装四册。

普陀山位于浙江东北部普陀县，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为观音菩萨应化的道场。佛经有观音住南印度普陀洛迦山之说，因略以称岛。岛上最高峰为海拔二九一·三米的佛顶山。据史料载，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日僧慧锷自五台山请观音像归国，途经普陀山为大风所阻，居民张氏舍宅为院于双峰山下，称「不肯去观音院」。南宋绍兴元年（1131）将普陀山佛教各宗统一归于禅宗。嘉定七年（1214）又规定该山以供奉观音为主。经历朝兴建，至清末有三大寺、七十余庵堂、一百多处茅篷。三大寺为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普济寺为普陀最大的寺院，为山中供奉观音大士之主刹。法雨寺创建于明万历八年，现存殿宇二四五间。慧济寺亦称佛顶山寺，全寺有四殿、七宫、六楼。普陀山幽洞奇岩，海景变幻，既是佛教圣地，又是游览避暑胜地。

普陀洛迦新志卷首为序、例目、山境全图，卷一至卷十二依次为本迹、形胜、灵异、檀施、梵刹、禅德、营建、规制、流寓、艺文、志余、叙录等。卷一为许止

净述，卷二至卷十二为陶镛鉴定，全书为王亨彦编辑。普陀山志代有修辑。最早为元代盛熙明作「普陀洛迦山传」，明侯继高始为志，其后明周应宾，清裘琯、朱谨、许琰、秦耀曾均有修辑。王亨彦在卷首例言里，对该志与旧志的异同之处均有说明。

王明发

普陀山志

普陀洛迦新志卷首

序一

釋迦入滅。以金縷袈裟付摩訶迦葉波。迦葉奉衣住雞足山。以待慈氏。據奘師所記。屈屈吒播陀。此言雞足。亦名窠盧播陀。此言尊足。在摩竭陀國。莫訶河東百餘里。道里明白如此。乃今雲南賓川之境。有雞足山。亦以爲卽迦葉傳衣示寂之處。著之山志。華嚴末會。鞞瑟胝羅居士告善財言。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有菩薩名觀自在。奘師所記。爲布咀洛迦。在南印度。秣羅矩吒國之南。秣剌邪山之東。道里明白如此。乃今定海縣東海中有普陀山。亦以爲卽補怛洛迦。觀自在菩薩說法之處。著之山志。然則記可據乎。志可據乎。曰。是有說。地志者。流出於山經。禹與伯益。主名山川。量其道里。遊方之內。此其職也。至於華嚴法界。毘盧法身。超情離見。不在此類。卽人卽法。卽依卽正。毘盧之法身也。自他無礙。一異無礙。華嚴之法界也。卽人卽法。法之所在。佛之所在也。卽依卽正。佛之所在。土之所在也。法外無佛。佛外無土。觀自在外無此。

山。此山之外無東土。無南印度。可也。自他無礙。則此山之在東方。與此山之在西方。無礙也。一異無礙。則西方有此山。東方有此山。乃至餘方亦有此山。亦無礙也。非他非自。非一非異。則此方之山。非補怛洛迦。非在西方。乃至非在餘方。亦無礙也。事事無礙。法界性也。普賢偈曰。如於此處見佛座。一切塵中悉如是。佛身無去亦無來。所有國土皆明現。然則古記之文。與今志之說。爲同爲異。孰爲可據。又不足論也。抑余之感於茲志。雞足僻在徼外。普陀介在海中。開山皆晚。而普陀當海通之後。市舶上下。在昔蓮池望洋而歎者。乃今凡夫褰裳可涉。獨雞足百年以來。日以榛翳。山之顯晦如此。然則時節因緣。固有在歟。余家騰衝。與賓川同直雲南之西。而閉關千里。雖無風濤之憂。亦有泥塗之苦。然民國初元。猶得從容解兵。宿山中者旬月。然後去。比居海濱。普陀一水。朝發夕至。而數歲之閒。未得一往。故亦不能無感於時節因緣之說。雞足之志。草創於錢邦芑。修飾於范成勳。自茲以後。遂無繼者。余與趙介庵師。常因遊覽。別爲小志。補其闕略。屬稿初定。訖未刊行。普陀山志。自清康熙迄道光。凡三

修焉。今相距僅百年。開如了餘兩師。獨發弘願。延邑儒王雅三學博。從事纂修。書成。寄京師。屬余爲序。余於此山。無一日之勤。又罕聞法要。誠不足以敘茲志。而因緣遭值。重違兩師付囑之意。得援法界之旨。稍解世俗之評。并爲雞足發凡。挂名簡牘。亦不可謂非幸也。

中華民國十二年冬勳三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嘉禾章雲威將軍上將銜陸軍中將農商總長騰衝李根源謹序

序二

此序專說撰本迹願之緣起。

吾人一念心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隨迷染緣。則背覺合塵。輪迴六道。極之則永墮阿鼻地獄。而心性無減。隨悟淨緣。則返妄歸真。趣證三乘。極之則圓成無上覺道。而心性無增。然在凡夫地。若得聞佛名號。及甚深經義。斯時菩提法潤。已納入識田中。其始雖漠然不自覺知。果能不自暴棄。極力擴充。繼則由涓滴而濫觴。漸至泛舟。以及滔天。終必直趨薩婆若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微證印心。本具常住不變之妙真。

如性從茲又復由本垂迹。帶果行因。俾得燈燈相傳。明明無盡。豈不偉然大丈夫哉。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緣之時義大矣哉。予自弱冠。卽讀佛經。彼時但欲剽竊文義。作詞料用。於民國二年。始歸心淨土。以期出此火宅。入彼珍池。固知 觀音大士爲蓮邦導首。而復現身塵刹。隨機利生。又與婆因緣最深。其應化之迹。在浙江普陀。於是遂動朝禮之念。然尙未有行期也。後於報讀印老法師文數篇。提倡念佛。勸勵敬心。不覺深洽予懷。而正中吾病也。病在全不知敬且不自發露。今自發露乃一心願見。於十一年促裝就道。造山拜謁。以禮觀音疏呈師。深蒙許可。且不待請求。而以心仰之文鈔持贈。儼非夙緣所迫。何至契合如是耶。隔日下山。師更以大士頌相委。予亦自忘固陋。瞽然應承。夫山志加修大士頌一篇。師蓋懷之數年矣。以度生心切。問道者多。未遑秉筆。而吾邑佛學同人。數年前曾囑頌普門感應。予畏用心。託故謝之。乃今竟承師付囑。終以文章報答大士。而慰同人之望。其因緣又寧可思議耶。初輯經文。暨感應事迹。歎其浩如煙海。不知從何處下筆。數得師訓。

曰期徧界流通。同沐慈化。曰令法界衆生。同種善根。同生西方。而後已。曰令閱者由歡喜而得生善。破惡入理之益。不覺恍然悟吾師之語。卽大士之心。夫大士功德。普賢菩薩不能測其一毛。何能頌窮鄉僻壤愚夫愚婦莫不耳大士名。奉爲慈母。何庸頌此之頌者。不過借大士本迹以訓世化俗耳。頌首契經。次感應。先本後迹也。經中修證本中之本。應化本中之迹也。感應中示現類由本垂迹。救苦與樂迹中之權。弘法攝生迹中之實也。結後十心勸進行者。由迹返本也。復次感應類首示現者。我輩背覺合塵。以心性爲耳目之奴隸久矣。凡見聞所不及者。每視爲子虛烏有。不信法身常住。有佛菩薩。亦不信法身流轉。有因果報應。死後斷滅之見。其禍不可勝言。故以大士示現警之。欲人毋辜佛恩。毋負己靈也。次救苦與樂者。我輩歷劫迷妄。縱知心爲主人。身如傳舍。而我見必不能頓空。然向外馳求。業復造業。如抱薪救火。只益自焚。一念回光。將心轉業。形端影直。所謂自求多福也。次弘法者。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犧牲文繡。庸足自豪。以佛法而祈福報。明珠彈雀。智者惜焉。故退世閒法。進出世

法而修行莫簡於持名成佛莫易於生淨故以攝此修行人之微意。宗樞嚴圓通章先示現繼救苦滿求而以得大涅槃爲歸之旨也。正文并註共三卷。後附經證一卷。脫稿卽呈印師鑑定。蒙許可後乃敢作爲定本。辭雖譴陋然於欲究大士本迹感應者不無小補。願三寶加被俾讀者悉能信而行之則直達樂邦不遊三界徹證自性常住寂光矣。然大藏經教如標月指世俗秕糠詎足當明眼人一顧而聲論宣明如來懸記景仰大士者固不得以凡庸之文遂置之不觀也。故予以此初則寓緣於大士既乃結緣於印師終或以大士之緣普遍流通於天下後世則燈燈相傳明明無盡庶可滿大士度生之願而區區纂述之功亦不唐捐矣。此固晨夕馨香所祝禱者。民國十三年甲子孟夏彭澤許止淨述。

序三

此序專說大士之深恩重德兼示淨土爲一切凡聖同修之道。

娑婆世界苦事最多。娑婆衆生耳根最利。維我

觀音大士慈悲心切。故與此世界因緣最深。以其隨類逐形。尋聲救苦。故令衆生聞

名見形。戀慕讚歎。由此因緣。令其近種人天之福。遠證菩提之果。昔於楞嚴會上。顯示本所修因。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反聞聞性。證真圓通。所證本妙覺心。上合十方諸佛究竟所證。下合十方衆生卽心本具。故與諸佛同一慈力。與諸衆生同一悲仰。從茲現十界身。以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四不思議。無作妙力。度脫衆生。令其悉皆親證卽心本具妙覺真心而已。佛敕文殊。選擇契機法門。以利現未。文殊因茲揀去二十四聖。獨推觀音。盲摸之徒。不詳所以。遂謂觀音登科。勢至下第。由此一言。令諸無識藐視念佛法門。不肯修持。不知耳根圓通。乃逗當時阿難。畜聞成過。與後世利根專參向上之機。念佛圓通。則普逗十方三世一切衆生之機。所以證齊諸佛者。尙須回向往生。將墮阿鼻者。十念遂登末品。觀音勢至。同爲彌陀上首。同於十方世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但以所示修法。微有不同。以一則注重在念他佛。而非自何由顯他。一則注重在念自佛。而非他何由了自。念他佛。似屬事相。而理由事顯。念自佛。似屬理性。而事由理成了。此則自他不二。理事一如。同歸薩婆若海。共趣菩提覺道。有何

同異之可論哉。又大士於大悲經令誦呪者。至心稱念我之名字。亦應專念我本師阿彌陀如來。然後誦呪。又於佛前自說誓言。誦持大悲神呪。若不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是正勢至所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者也。須知大士應化始終皆以念佛而爲宗本。普門一品。佛令一切凡聖念觀世音者。究與念佛有何殊異。浙東普陀山爲大士應化道場。卽當年爲善財說法處也。印光法師卓錫是山三十餘年。以普陀舊志皆於大士本迹感應未曾發揮。誠所謂舍本逐末。買櫝還珠。甚可痛惜。擬將大藏大士本迹及此方感應撰爲頌詞。并一一注其義意。又輯諸經大士本迹諸事以爲證據。庶可令一切有情同知大士歷劫深恩而悉皆常念恭敬。各滿所願矣。以力不暇及。乃託摯友許止淨居士撰之。幸已脫稿。擬欲排印數萬。徧布中外。爰誌所以。用告閱者。民國十三年甲子仲夏上海黃慶瀾序於會稽道署。

序四

此序雖爲流通單行本頌文而作。實於修志撰頌各緣起言之甚詳。

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由時節因緣而爲發起。故古德云。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誠然。

誠然。光以庸劣。百無一能。寄食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二年。昔閱普陀志。見其所載。皆屬道場廢興。以及種種尋常等事。至於觀音大士往劫本迹事理。以及此方感應因緣。悉皆闕略。不禁令人長歎。民國六年。王采臣。周孝懷。陳錫周。三居士來山見訪。王周謂普陀爲觀音大士聖道場地。中外景仰。何可久撤講筵。忍令法道寂寞乎。祈師發心講經。我等當爲籌備道糧。光以固陋力辭。錫周則曰。山志久未修板。已模糊。師若肯修。我當刊刻。光曰。此事頗不容易。若照舊例。則文人皆能爲之。若將大士往劫本迹修證。及此方感應事迹。一一略敘大端。令閱者咸知大士恩周沙界。慈濟無疆。從茲發起正信。身心歸依。近獲人天之福。遠證菩提之果者。非徧閱大藏。備考羣籍。不可。若不發揮大士本迹感應諸事理。則成遺主志。資捨本逐末。與尋常山經水志何異。何以顯普陀爲大士應化道場。又何以顯大士爲法界衆生之大慈悲父母。而與娑婆衆生因緣最深也。然光以宿業。致令心無知識。目等盲瞽。尙須懺悔一二年。待其業消智朗。障盡目明時。當不惜身命。勉令成就。如其業重。不能感格。當往江西。

求黎端甫居士代爲了此公案。此公學貫儒釋。筆超僂伍。必能發揮大士之慈悲心迹也。次年徐蔚如居士以文鈔印行。致不加詳察者。謬謂之爲知識。從茲信札來往。日不暇給。八年春間。端甫歸西。先所發心。竟成空談。十一年春。定海知事陶在東公來山。謂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惡遷善。返妄歸真。實爲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急宜重修。光以陶公護法心切。救世情殷。卽令普濟法雨兩寺主人。懇請陶公親任其事。陶公以公事無暇。乃託邑紳王雅三君任之。一切事宜。外有陶公。山有開如退居。商酌料理。光以無暇。絕不過問。次年。陶公升於杭縣。猶復魚雁往還。商酌其事。若非宿受大士付囑。其能如是也耶。初於修志議成之後。未及一月。江西彭澤許止淨居士來訪。一見卽成莫逆。光敍昔衷曲。遂以大士頌見託。彼卽允許。若非大士冥垂加被。何有如此之際遇乎。許君乃備搜藏典。及諸羣籍。時經二載。稿方告竣。述成頌文。近二萬言。而復逐聯注其義意。俾閱者悉知所以。又節錄各經以爲明證。頌文三卷。經證一卷。共三百七十餘頁。於夏初寄來。頌中義意。許序已陳。茲不復贅。光

昔本欲冠於山志之首。今以卷帙繁多。特爲別行。兼欲徧布天下。後世儼與志合。行則不易。廣播矣。

後以陶公見頌文超妙。謂須冠於志首。乃刪其注語。及經證等。僅錄正文。統作一卷。名本連門。爲卷一。

然大士從無量

劫來。分身塵刹。其本迹感應。非佛莫知。此數卷頌。不過大地一塵。大海一滴。令不知大士之深慈大悲者。略知梗概。從茲赧然愧怍。勃然奮發。曰。吾人之心。與大士之心。無二無別。而大士圓成佛道。久經長劫。又以悲心無盡。不離寂光。垂形九界。普現色身。度脫衆生。我輩從無量劫來。輪迴六道。其親蒙拔苦與樂之恩者。不知凡幾。直至今日。尙爲凡夫。上負大士拯拔深恩。下負自己本具佛性。靜言思之。能不愧死。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由是翻轉凡情。追隨聖迹。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敦行世善。兼修淨業。久而久之。與之俱化。上焉者。卽於現生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下焉者。迨至臨終。仗佛慈。上生西方。能如是。則人人敦禮義。各各識因果。自然干戈息。而人禍永滅。雨暘時。而天眷常臨矣。陶公所謂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務者。其在斯乎。所願見者聞者。同發景仰大士之心。而勉力修習。則幸甚幸甚。民國十三年甲子

中秋日古莘印光釋聖量謹撰

石印普陀山志序 附錄

觀世音菩薩於無量劫前久成佛道。號正法明。但以度生念切。救苦心殷。不離寂光。垂形六道。徧於十方微塵佛國。普現色身。度脫衆生。非獨止現菩薩之身。而二乘六道無身不現。法華所謂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雖則徧入十方佛國。而於娑婆因緣甚深甚深。雖則普現十法界身。而世人據迹而論。止云菩薩而已。以其微證唯心。圓彰自性。故得悲運同體。慈起無緣。由本高而體大。故迹廣而用宏。其隨類逐形。尋聲救苦。有感卽應。無願不從之迹。喻如月麗中天。影現衆水。不但江湖河海。各現全月。卽小而一勺一滴。無不各各皆現全月。又江湖河海中月。一人觀之。則其月與己相對。卽百千萬人。於百千萬處觀之。亦皆各各與己相對。人若東行。月則隨之而東。人若西行。月則隨之而西。人若安住不動。月則不離當處。一人乃至百千萬人。悉皆如是。菩薩於一念中。徧法界感。徧法界應。感應道交。無少差殊。與此一